

小货郎

■崔红杰

小货郎的家在我们村南约3公里的小陈庄，姓陈名公，年近70岁，经常挑着小货担，到附近的村庄做生意。因为我们村小孩多，生意好，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村里人只要听到他的拨浪鼓一响，就知道是陈公来这里做生意了。他进村，一边摇着拨浪鼓，一边喊：“都拿那破胶鞋、破球鞋、破凉鞋，破锅烂铁换东西喽！”因此，人们还给他编了几句顺口溜：拨浪咚、拨浪咚，陈公来到三姓营，吹糖人，卖糖饼，花米团团穿线绳。

陈公来到我们村里的四岔路口放下挑子，把摊子刚刚摆好，我们村里的小孩便一窝蜂似的围了上去，只把那只放糖人、插糖饼、挂花米团团的破木箱挤得乱摇晃。陈公一看我们把他的摊子挤成这个样子，便冲我们吹胡子瞪眼起来，说：“哎哎哎，你们别挤，别挤，愿意买东西的把钱拿出来，不愿意买东西的往后站。”当时，我挤在小孩群中的最前边。陈公向我一伸手，说：“买东西吗？”我说：“不买。”“那你往前挤那么狠干什么？”“看着玩呀！”陈公一听就有点烦了，说：“去去去，靠边站。”说罢，他用手猛地一推我，我感到十分别扭。乘他不备，我一脚正踩在他的脚尖上。陈公脚一受疼，猛地向上一抬腿“哎呦！”一声。可是他的膝盖把木箱顶了起来，向上一动，我又趁机用胳膊猛地一拱，只见他的小货箱“呼啦”一下，歪倒在地上。小糖人、小糖饼、花米团团摔得满地都是。于是我们这帮



小孩便哄抢地上的东西。这时，坐在板凳上的陈公一下子站起来，把挑货用的扁担一抽，双手往上一举，高声骂道：“哪个小兔崽子敢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打死他！”经他这么一喊，胆小的小孩又把捡到的东西放回到了原处。而我和一群捡到东西的小孩撒腿就跑。气得陈公两个腮帮子一鼓一鼓的，想要张口骂人。

住在附近的韩大婶闻声出来了。她长得人高马大，年近50岁。黑脸膛，大眼睛，一头黑白相间的头发向后扎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发辫，嘴里的两颗门牙向外翘着，一合嘴不关风。她说：“你拉那个架子就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似的，你是想吓唬谁呀？”此时，陈公一脸怒气地说：“大妹子，你看我的生意还没开张，就被这群小娃娃们给弄成这个样子。这生意还让我该怎么做呀？”“你怎

么做生意我不管。你要是把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吓破了胆，你那摊子我给你用脚再踢歪一回。”“哎呦，韩大妹子，你说话怎么这样不讲理呀！”“谁不讲理了？你那些东西能值多少钱，吓坏一个小孩你也赔不起。”

陈公看吵不过她。收拾一下东西就要离开。韩大婶又把他喊住了。“陈公，刚才小孩跟你胡闹，让你损失多少钱？我替他们补偿。”陈公说：“块儿八角的，我们也就算了。”“那可不行，现在生活条件这么艰苦，总不能让你吃亏呀！”说罢，韩大婶回屋拿出一大捆旧塑料布送到陈公面前，说：“你看这些东西够不够补偿的？”陈公一称，足有10多斤重，顿时，转忧为喜，说：“够够够，用不完，用不完。”陈公手下东西，转身正要离开，又被韩大婶叫住了，说：“陈公，你怎么不做生意了？”陈公说：“你不是要踢我的摊子吗？”韩大婶冲他笑道：“那是开玩笑的。”陈公又把货单放下，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韩大婶说：“把你的拨浪鼓拿过来，我帮你摇几下。”韩大婶接过陈公递给她的拨浪鼓，连摇几下。这时，村里的老爷爷、老奶奶们都拿着东西出来了。有用破铁、烂棉絮换针换线的；也有用旧鞋换糖人和花米团的；还有赔给他东西不要钱的。一会儿功夫，把陈公的货担塞得满满当当的。陈公做完生意，吃力地挑起货担向村外一边走着，一边高兴地说：“想不到，这个村还真有油水。明天我陈公还接着来。”

姥家门前唱大戏

■顾振威



姥姥是个戏迷，只要听到我们吴台公社有唱戏的，三里五里她去听，十里八里她也去听。

姥姥的村庄是个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子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姥姥的村子只唱过一场戏。就是这一场戏，让童年时代的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醇浓的亲情感。

那是一个燥热的暑假，姥姥让舅舅拉着架子车请我们听戏。父亲要忙农活脱不开身，在我的撺掇下，母亲坐在舅舅拉的架子车上，去姥姥家听戏。

戏台就搭在姥姥家门前的空地上，我和母亲刚吃过晚饭，锣鼓家伙就当当咚咚地响起来了。跑出院子一看，晚饭前还空空如也的场地黑压压地坐满了人，我急得嚎啕大哭起来。姥姥一脸慈祥地说，在你们吃饭时，我早把家里的小板凳搬到戏场占着座位了。姥家门前唱大戏，哪能让我的小小甥听不成戏呢？

终于等到开场，我被戏台上的人物深深吸引住了，聚精会神地听着戏。母亲趴在我耳边小声说，你在这听戏，千万别乱跑，我回家去找你姥姥。

母亲站起来走了，我哭着撵上母亲，母亲只好拉着我的手，回到姥姥家里。

如豆的煤油灯光下，我吃惊地看到姥姥光着脊梁，吃力地推着沉重的石磨。汗水像是小溪一样在她身上流淌着。

母亲颤着声说，娘，你最好听戏了，怎么不在戏场听戏？

姥姥一只手扶着磨棍，一只手擦着脸上的汗，乐呵呵地说，你们好不容易才来一趟，我总得让你们吃上好面吧？

母亲知道为了给姥爷看病，姥姥卖光了家里的小麦，就问姥姥，咱家里不是没有小麦了吗？

没小麦我不会借吗？在村里我人缘最好，到谁家去借谁家就会借给我。姥姥一脸自豪地说。

咱两个一块推吧，磨太沉了。母亲说着就抓起地上的磨棍。

你是来听戏的，哪能让你掏苦力呢？姥姥说着就放下磨棍，像是轰赶小鸡一样把我和母亲轰出了院子。

姥姥逗我玩时曾拉着我的手，嘴里哼唱着儿歌——筛箩箩，打面面，我问外甥吃啥饭。凉面条，打鸡蛋，呼噜呼噜吃三碗。在我8岁那年的暑假，我不但在姥姥家听到了大戏，还吃上了让我唇齿留香的凉面条打鸡蛋。母亲曾内疚地对我说，为了让咱们吃上用小麦磨的好面，你姥姥借了人家20多斤小麦，直到两年后土地包产到户了她才把小麦还清。

姥姥是个戏迷，可在她家门前唱的大戏她却没听成。如今姥姥家有收音机，有随身听，有电视机，有电脑，姥姥想听什么戏就能听什么戏了，可是姥姥却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我们，她坟前曾经细如手指的柳树，已经有碗口粗了。

山村里的童年

■何莲莲

我出生在广东偏远的山村，我的家依山傍水，家的后面有山，家的前面有池塘，再望眼过去，不到200米有一条小河，那里有淳朴的村民，有太多我儿时的回忆。

我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出生，当时家里很穷，只有三担稻谷，一间厨房，一间房间。家里连张餐桌都没有，更别说凳子了。第二年，弟弟出生时，我家的稻谷就不够吃了，但是爸爸妈妈宁愿他们自己一日三餐吃红薯，都要把米饭留给我跟弟弟吃。

我8岁时，每天都要到邻村挑水做饭。无论春夏秋冬，都要自己去河边洗衣服。10岁开始，我已经会自己一个人上山砍柴了，每当周末或放寒暑假，我都要上山砍柴，那时候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在砍柴的时候把手砍到了，流了很多血，也就是那一次，我的手指留下了

终身的残疾。每次砍完柴，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妈妈都会来接我的担子，我问妈妈怎么不在家等我呢？妈妈说怕担子太重了我压的不长了，将来嫁不出去。砍柴虽然累，但是有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真的很开心。

转眼，我小学毕业了，要到镇里去上初中。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，在学校里，没有热水洗澡，宿舍还是两个人一个床位，一个高低床上就睡4个人，晚上老鼠从外面穿墙爬到我们床上来，当时我也不害怕，就是感觉十分的讨厌。

自从上初中开始，我已经变得很懂事了。我家有六七亩田，每年到了农忙的时候，我爸爸跟弟弟打水田，我妈妈把打好的水稻挑回家，我负责割稻谷。割稻谷时，最让我害怕的是稻田里有蚂蚱，记得有一次，

我一时没注意，蚂蚱已经爬到我的腿上，吓得我立刻用镰刀去割自己腿上的蚂蚱，可想而知，当时我腿上的肉跟蚂蚱一起都被我割下来了……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发誓，以后嫁人，一定要嫁到一个没有种水稻的地方。

我一直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，早点离开农村，早点工作，好让爸爸妈妈轻松一点。18岁时，我一个人来到了深圳。一个人面对我自己新的人生。在进公司半年后，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。当我告诉妈妈我找到了男朋友的时候，妈妈也曾担心过，但时间向她证明了她的女儿嫁了一个好老公，妈妈对我再没有任何遗憾。妈妈唯一的遗憾是没看到弟弟结婚，而如今，弟弟也找到了自己的爱人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在天堂的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会好好的，永远过得幸福。

今宵月色浓

■刘璐璐

人们都说，十五的月儿圆又圆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是天上月儿最圆的一天，也是身在他乡的游子们思乡之情最为浓烈的时候。

夜幕笼罩下的小院里已经被月亮的银辉铺满了满地，草丛间，萤火虫在追逐嬉闹，但这样的小院也显得格外的荒凉，曾几何时，这里还是一片欢声笑语，现在却今非昔比，那些温馨的画面都不复存在。还记得，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裹着一身寒气，回家后那送到手边的热茶贴着手心，一直暖到心里；累得睡着后，那件披在身上的大衣，一回头，方认出那是爸爸的颜色，可这些事，却都像被人框在了镜匣里，被人遗忘某个角落，直到撒满灰尘，才被自己忽然间想起。

今夜的月亮，亮得似乎要把整个夜幕照亮，可是却怎么也照不进心儿，驱不走那片凄凉。拿起相片，迎面扑来轻微的尘土，才发现照片上早已布满尘埃，看着照片上父母依偎在一起，脑海里回想着曾经的过往，家里的关爱与叮咛让自己一阵鼻酸，感觉脸上的湿润，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

天上的圆月反射出小时候照的全家福，看着父母依旧慈爱却又不知何时慢慢开始苍老的面庞，想起了幼小的弟弟，用天真烂漫



的语气说：“姐，是不是只要把掉的上牙埋在地下，下牙扔在房顶上，就会长得像巨人一样，快回答我是不是嘛？”童年趣事，记得那每一个动作、神态和语气，那每一个场景，每一个对话，都是那么熟悉，那么深刻。

打开门，那一瞬间，仿佛眼前的一切都

不真实，像梦一样，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人，一切都像是幻觉，像梦，像平静的水，一触，就会漾起涟漪，荡起波浪，光彩熠熠，随后黯淡成轻烟，一缕缕随风飘散。

还记得那天月色正浓，户外萤火虫提着轻盈的灯，飞来飞去，一直飞到我的梦里。小小的灯熄了，月光满溢……